

奧倫治

甲子年真是熱鬧，洪枝才離開方湖要回去日本平戶，他從水路走船回去時，就看見了荷屬東印度公司的大船，在大員的台江海域附近集結，洪枝知道荷屬東印度公司是由六個荷蘭的城市共同組成，他們強大的船隊甚至都裝有火炮，反正那個荷蘭國也是生利人所組成的，聽說在遙遠的北方，洪枝沒去過也不知道，但是荷屬東印度公司的夾板船，在大員的台江附近想做什麼呢？

荷蘭人在大員附近要築城，他們選定台江外的一鯤鯓這裡欲建立起殖民根據地，附近的原民雖然都來幫他們，可是卻沒有人要當荷蘭人的奴隸，大員的原民是自由之民，他們自有獵場和耕地，自給自足。

荷蘭人登陸大員，遇到叢生的巨木和荊棘林木、竹林中有蚊蠅和吸血蟲，更有各種毒蛇出沒，每一條蛇都花紋斑斕，毒性堅強。

荷蘭人並不多，許多人水土不服，紛紛病倒。大員的原民憐憫他們，醫治他們，也替他們找築城的材料，甚至將蚶灰和絮燒三合土的技術，都傳授給他們。

荷蘭人少，不足兩千人，築城實在困難，於是荷蘭人跑去大陸募工，宣稱免費搭船到大員者，可得耕牛一隻，農具一套。

此時的中土正處於宦官和朝臣相爭之時，東廠、西廠的閹宦肆虐，就算是當朝大官也有性

命之憂，民生凋蔽百廢不興，熟悉海洋生活的福建和廣東一帶的流亡農民，紛紛逃向海上，荷蘭人正好藉此廣招中土沿海的流亡人民，授以耕牛和耕具，用夾板船帶往大員當農奴。

中土沿海的破產農民除了出海別無選擇，否則就只能坐以待斃，就地餓死！

稍有勇力的男子自願賣身，紛紛投向這些歐羅巴人的船上，再不然就只能投向鄭芝龍的船隊了，雙方都在泉州、漳州、廣東沿海招募勇壯，誰也不肯讓誰。

鄭芝龍本家的族人都投向他的船隊，一時間聲勢浩大，其他泉州男人，也有人上了荷蘭人的船，許多失去土地的農民自忖，與其在家等死，不如冒險一搏，他們和後庄里的人都上了歐羅巴人的船，一船有破落農民六百多人，老老少少都是男人，人人都是面有菜色，衣不蔽體，赤足的男人。

他們面露驚惶和死灰之氣，待荷蘭人的大船橫渡黑水溝時，暈船嘔吐瀉痢不止。

黑水溝的海水是斜滾浪，又有成群的鯊魚出沒，兩三日的海上航行，讓船上的農民暈船嘔吐，赤痢也來侵襲這些男人，死亡侵襲他們，體弱者都被推入海裡。荷蘭人也怕這些漢人有傳染疾病，不等人斷氣，直接就將之推下海餵鯊魚。

由泉州一船又一船送來中土的破產農民，人人都成了荷蘭人的奴隸，需要幫荷蘭人築城，活下來的才能領一頭牛和一隻鋤頭，那黃牛也是荷蘭人從印度載來的，大員原民不肯將水牛給荷蘭人了，他們會苛待鞭打水牛。

印度來的黃牛若在海面上死亡，也和泉州人一樣，被拋入大海成了鯊魚的食糧，漢人也與牛

隻相依相惜，從此，泉州來的漢人再也不吃牛肉了，他們視牛隻為家人，都很愛惜。

奧倫治就這樣在大員台江沿海的一鯤鯓平地矗立而起，用蚵灰三合土堆起，也用泥塊堆疊而成，漸漸的也有人燒紅磚，將紅磚堆疊，再用蚵灰夾糯米黏合築起。

奧倫治有外墾內城，還有瞭望台，城垣綿長，都是由大陸沿海的破產農民，一磚一瓦的建築而起。

泉州漢人要適應新環境，大員的氣候濕熱，蚊蠅蟲蛇螫人，又有毒蛇和自由的原民，泉州來的農民陸續死亡，此地沒有醫藥也沒有人會醫治生命，能活下來的都成了天擇。

荷蘭人繼續送來漢人奴隸，一批來了、死了，又一批來了，又一批死了……。

「你有沒有發現那個人還活著？」

「那一個？」

「首批來此的那個高個子，現在還活著，很奇怪！」

「叫他過來問一問，他為什麼還活著？」

兩個荷蘭人招手叫來一個高瘦黝黑的漢人，他實在讓人看不出來多大年紀，曬得烏黑發皺的皮膚，頭髮梳攏整齊束在腦後上，身上的破渾褲還能遮蔽下身，肩上搭著一塊破敗的麻布當墊肩負重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子？」荷蘭人明知他們是聽不懂自己的話，但是還是很好奇地問他。

沒想到來人居然回答：「阿斌，」這讓兩個荷蘭人詫異，又問他：「你聽得懂我們的話？」

阿斌點點頭，天氣真熱，濕氣又重，這些荷蘭人還是衣著整齊，他回過頭看看同伴，都是些衣不蔽體的男人，有人又中暑了，被抬到城牆下的陰影處去了。

荷蘭人看阿斌眼色著急，揮手叫他退下，阿斌連忙跑向城牆下，也不知他變什麼戲法，那昏死過去的人活了過來，但是阿斌並不叫他繼續回去工作，而是叫他在原處斬竹枝。

荷蘭兵向主官說，有一個漢人很不一樣，居然能懂他們的語言，還有，他好像能醫治昏倒的人，於是，荷蘭主官宋克命人帶阿斌來見他。

天黑了，眾人集合吃著夜飯，桌上草草的一大盆糙米飯，眾人拿粗陶碗裝，沒有筷子的人隨手折樹枝當筷子，阿斌大吼一聲：「拗啥？拿來！」

那人乖乖的拿剛折下來當筷子的樹枝給阿斌，阿斌看了一眼，點點頭，那人才吃起飯來。一應眾人都聽他的，他好像最先來的人，不時會伸出援手救治中暑昏迷的人，若有人病了，他也不畏懼去看病人痢出來的屎尿，還會弄些石灰鋪在那些帶有血絲的屎尿上，眾人都知道阿斌有些保命的手段，都聽他的。

阿斌只是無法救治被毒蛇咬到的人，島上有很多色彩斑斕的毒蛇，幸好這些毒蛇要冬眠，只有在盛夏時節沒出。

荷蘭人主官命人來叫阿斌去城裡，前幾日的那兩個荷蘭兵來找他去，眾人都看傻了眼，阿斌是不是惹怒了那些荷蘭人呢？會不會被放回來啊？

宋克問阿斌何時來的？阿斌也老實回答，他是第一批上岸的漢人，同行而來的人都死了，

只剩下他了。

宋克毫不同情，他問：「你能治病？」

「能，只要給些刀和酒，也能治外傷。」

宋克豪邁的送了他一把銀刀和甜麥酒，還有一種像鮮血的紅酒，看起來怵目驚心。

阿斌毫不客氣地收下，轉身欲走，宋克叫住他，問他：「你叫什麼名子？」

「阿斌，」阿斌毫不遲疑地走了，連沒說謝謝，他才不願意謝謝這些紅毛人，他們的眼珠子也是淡色的，有些還是海藍色，每一個人看起來都像隻紅毛猩猩，他小時候曾經見過一次的紅毛猩猩，凹深的眼窩和紅色披毛。

宋克不時用望遠鏡注目著阿斌，阿斌在那些奴隸中很有威望，只要他說話，都有人聽，那些衣不蔽體豬獠一樣的漢人，又黑又小又猥瑣，衛生習慣很差，隨處便溺、吐痰。

奴隸們不時有人昏死了，阿斌都能叫眾人挖坑埋了，還用麻布袋或草蓆包裹，攏起土堆辨識，省去他的人去處理那些骯髒的屍體。

荷蘭人也怕這裡的瘴癘之氣，蚊蠅蟲蛇很多，吸血蟲子會將人咬死，被毒蛇咬了更是無藥可醫，只能死去。

也不知道巴達維亞那裡的總督想什麼，非要派他來這裡築城不可，可是漢人太軟弱了，動不動就死去，他必須不斷的從對岸載運更多的豬獠來此，否則他的奧倫治城何時才能完成呢？

阿斌又來找宋克，他要求宋克多給糧食，工人吃不飽，還有，他想知道何時才能領到自己

分內的那一頭牛？

荷蘭人到泉州招募工人，都說會送每人一頭牛和鋤頭，可是鋤頭都換了幾次木柄了，牛還沒有一隻，阿斌要宋克兌現諾言。

宋克說了，城築好了，牛就有了！阿斌很不滿意，死去的人那麼多，卻還沒見到牛隻的身影，到底有沒有牛？

宋克要阿斌回答多久才能將城築好？阿斌不是懦弱的男人，他冷笑：「這要問你的人。」阿斌說完了轉頭就走了。

宋克很欣賞阿斌這個人，他不像其他漢人一樣軟弱，還能說他們的語言，雖然簡短，但是都擲地有聲，宋克願意兌現諾言，派了船隻回去巴達維亞，送去文書，請巴達維亞總督載運印度的牛隻來此，有了牛，阿斌就能為他所用。

牛來了，黃色的牛，雖然瘦的皮包骨，可是牛眼巨大，睫毛長，黃牛溫馴無比，宋克將牛送給阿斌去分配，他要看看阿斌的手段。

阿斌召集眾人，只有五隻牛，漢人奴隸此時卻有一千多人，阿斌說：「先來先得，後來者再等等，但是，得了牛要養好，萬一牛死了，以後就沒有了，還有！得了牛，你們要做什麼？」沒有人吭聲，在場的人都曾經是農民，深知有牛沒土地，牛隻無用，又不能供著不用，也怕被旁人奪了去宰殺吃了，統共只有五隻牛，僧多粥少，也不管用。

下面有人大聲說：「我還要土地。」

阿斌冷笑，他大聲回答：「土地在那裡，」他轉指向身後一片莽莽的巨木綠蔭，還有竹林和相思樹林，雜草茂盛，藤蘿蔓延，再深入一些，根本沒有路，只有草埔裡的毒蛇和樹上倒掛的青竹絲，他繼續大聲說：「土地要自己去開墾，不必紅毛給。」

眾人都低下了頭，人人都在心裡泣血泣淚，好不容易逃離餓死的命運出來了，海上也沒有死去，卻還要做奴隸才有一口飯吃。

牛隻自己是分不到了，土地也還埋在樹林下，何時才能出頭天啊？

阿斌取出布條，他將布條總成一串，對眾人說：

「牛隻我再去討，這五隻牛由眾人養也不會好，我們派幾組人輪流牧牛，但是牧牛的人要除草、砍木挖根，闢出土地來，其他人繼續燒磚築城，「甘好？」

無人提出反對，眾人都沉默著，阿斌來此久了，比他們都要早來，又有醫治疾病的手段，現在連蛇咬都能醫治了，眾人都服他，於是大家都沉默了。

一開始荷蘭人就將漢人奴隸分配好了，以十人為單位，成一結，由曉事的人為首，稱為「小結首」又合數小結，舉一個富有力量的人為「大結首」，阿斌就是大結首之一，現在他也想以此法要眾人認親，二十人為一親，輪流牧養五隻黃牛，可是要開闢土地，每天二十個人之力不夠用，需要更多人一起勞作，可又不能耽擱築城工事，阿斌只能先由小結去牧牛，他想要再去多要牛隻。

1 甘好：閩語，可好之意。

宋克遠遠的拿望遠鏡窺視阿斌和那些襁褓的人群，阿斌顯然很能服眾，人群連喧嘩之聲都沒有，都安靜的聽他說話。阿斌分送布條給一些人，那些人也收下了。

當阿斌又來要牛的時候，宋克告訴他，牛隻還有，不日就要運送過來，但是那些人想要土地，可以讓他們輪番去開墾土地，若墾成，則由「眾佃公份」，也就是——一起開墾的眾人共同持有土地。

阿斌喜出望外，沒想到這樣順利，牛是一定要討的，但是要安排眾人去墾荒，他是有些為難，這樣會耽擱築城工事，沒想到宋克居然就替他解圍了，他不用偷偷摸摸的做事，又好回去交代。

宋克的如意算盤很好，築城可以漸進，現在的奧倫治城已經初具規模，但是築在這外灘沙地上不穩妥，荷蘭是低地，不時有海水倒灌，若由這些漢人去陸地上墾荒，他日後也能將奧倫治城蓋到真正的土地上去，免去水癆之災。

漢人很溫馴，由南洋運來米糧，給少少的糙米他們就能吃飽，他們還會撈捕海裡的魚添菜，還會種些蔬菜，也會辨識樹上的果子，都是好事，給他們牛、農具，由他們去開墾土地，土地多了，未來還能種植經濟作物，難怪巴達維亞的主官要他離開方湖來此築城立寨，這一條水路東西縱橫，從南洋要到日本平戶的船隻經過此地，又可以補給又可以休息，還能與對岸的大陸貿易，他想到對岸，多招募些漢人來此，他們都很樂意來呢。

1 註：共同持有土地。

大員安平的天氣實在太熱了，晚上的工寮一燈瑩瑩，阿斌正在教眾人刮痧，取圓潤的石片，用水兌酒，用些力的在人的背上刮搔，一人一個對象，互相刮痧，只能刮搔後背的兩條背肌，順著龍骨兩旁刮下來，每一個人的背後都多了兩條又紅又紫的血痕，還不能刮破皮，免得發紅感染，還有要避開人身要害，這種事要多練習才會熟手，幸好每一個男人都皮粗耐痛，石塊選的好就無人破皮。

刮痧後還要喝滾水，此地瘴癘，飲水都要燒煮開來才能喝，生水喝多了要下痢，鐵打的身體也經不起三天的拉肚子，肯定壞事。

「阿斌，你說的是有還是無？甘毋影真有這樣好事？」

阿水不相信那些紅毛會同意他們去墾荒，一直反覆追問著，似乎也在自問自答。

「那些紅毛是好人？」

「要從哪裡開墾起啊？」

「若有土地，牛才好用……」

「出脫了……！」光著膀子的眾人中有人大聲喊叫著。

阿斌也不太相信那些紅毛真的是出於好意，才同意他們去墾荒，奧倫治城還沒完全建好，光那些蚶粉就磨人，先用火燒，再用石臼搗碎，成了灰，再混入棉絮或糯米和成灰土，紅毛人寧可將糯米拿去築城，他們只能吃糙米，人人吃的腰酸背痛，真不知道那些紅毛有什麼打算。

阿斌試著將紅毛城的營建方式畫下來，他不能不多想，紅毛有火器也不是什麼善類，他幼

時見日本人拿又細又薄的唐刀在海邊殺人，雖然沒殺死，可是一刀見骨，被砍的那人流血不多也跑得快，還能活命，可是火器傷人無藥可救，紅毛人拿火器獵殺水鹿，都是一槍斃命！

小結首中，有阿水和阿坎與阿斌相善，他兩人都沉默寡言勇健能做事，最重要的是他們三人是同鄉，自幼都見過對方，深知底蘊，阿坎是孤兒，阿水的母親是瞎眼的乞丐，阿斌的父親早就棄家走船去了，母親還能自養卻養不了他，最後也賣身淪為富人家的粗使婢女，顧不上他了，他才上了紅毛船，遠走海外。

荷蘭人宋克說話算話，真的又送給阿斌十幾條黃牛，黃牛多了，獸力加上人力，築城的漢人輪番去刈草、砍樹，一鯤鯨是一片海砂堆積的沙丘，真正的大員土地上滿是雜樹林和雜草，沒有猛獸卻有毒蛇，漢人更願意聯手出力，墾出來的都會是自己的土地，他們忍耐瘴癘和濕熱，忍受蚊蟲叮咬小心毒蛇攻擊，紛紛投入墾荒的行列，輪番為紅毛築城，也為自己墾地。

內心滿懷希望的人最勤勉，真的是眾志成城，奧倫治城築好了，可是漢人開墾出來的一大片土地卻還不能自己分配，荷蘭人宋克居然將漢人墾出來的土地稱為「王田」，都成為荷蘭皇帝所有，造冊分配，還要「耕田輪租。」

那麼多人因為墾荒而死，所得的土地又被掠奪了，阿斌很氣，卻無可奈何，紅毛人又想在初墾出來的土地上蓋城堡了，這次他們要蓋——大員城。

荷蘭人派出自己人，拿著火器探勘大員，漢人開墾還繼續著，從大陸泉州來的男人越來越多，一船又一船的被送來大員，加入築城和墾荒的行列，也有更多的人不耐澳熱酷暑、蛇咬蟲

叮紛紛倒斃，只有勇健又幸運的人才能活下來。

阿斌被這裡的氣候馴服了，不時傳授他人適應大員氣候和地理環境的秘訣，可是他越來越兇狠，一個人若內心含著怨氣，又要與大自然搏鬥，自然生出狼戾之氣，他知道不能對紅毛人卑躬屈膝，自己也是堂堂男子漢，不能示弱，生命隨時會失去，怎能再失去尊嚴？

阿斌幼時見母親委屈又軟弱，主人家的任何人都能支使差遣她，又沒好聲氣，甚至正眼都不瞧上一眼，他牽著母親的衣裙，只會招來更多白眼，人人都搭著眼皮子看他，毫不聞問甚至有厭棄之色，阿斌是敏感的孩子，長大了，對身邊的人都有戒心，更何況紅毛有火器，隨時都能要他性命，他只有更堅強更忍耐才能活下來。

荷蘭人的夾板船來去，海上很熱鬧，鯤鯨外更是眾帆雲集，初來的漢人，紅毛都送來給阿斌調教，阿斌很不耐煩這種事，卻只能忍耐。

開墾出來的土地廣袤，紅毛人去丈量土地，他們拿竹竿當尺量，紅毛人要的竹竿都要規定尺寸，從大陸來到大員的漢人少有人能書寫和計算，紅毛人拿一批等長的竹竿給阿斌，叫他帶人去丈量土地，幾個紅毛人隨後書寫登記，都是些橫著寫的花草樣，沒有人能看懂。

和阿斌一樣能聽懂紅毛語的人也不少，可是就只有阿斌最獲紅毛青睞，這些紅毛兵教阿斌丈量土地，一支竹竿長一丈二尺五寸，每一邊以二十五支竹竿圍起來的土地稱為「一甲」，以此類推，每甲地，東西南北各二十五支竹竿長，每支竹竿一丈二尺五寸，真是奇怪的算法！

經過紅毛人解釋，阿斌才知道，竹竿的長度是紅毛人的戈，干戈！紅毛人用竹竿模仿老家

的武器來當尺規，於是，大員的土地丈量方式與大陸不同了。

一甲地也不小，以目前的計算，約相當於西方人的零點九六公頃，也大約等同大陸的十一畝地，日本的一町步，或是二九三四坪。

可是這大片集眾人血汗性命開墾出來的土地，都被奧倫治的紅毛城主登錄有案，成了他桌上的地圖，只有奧倫治的城主才能分配給漢人，阿斌是又氣又恨！

又氣又恨的豈止他？漢人都怨恨在心，紅毛人繼續驅趕漢人築城，就築在初墾出來的大員土地上成為「大員城」，紅毛人將新蓋好的「奧倫治」改名為「熱蘭遮」——鯤鯨有奧倫治熱蘭遮城，連著大員的大員城，漢人通通叫它「紅毛城」盡是些披毛戴角的紅毛！

「那些紅毛有些怪，竟然能和青番交易！」

阿土很稀奇這些他看到的事，回來工寮說給眾人聽。

「那是青番？」有人問阿土。

「都是一臉青筍筍的刺青，不是青番，叫什麼好？」阿土直白的回答。

大員的原民有紋面的風俗，女人若學會紡織就能紋面，表示多能，此風俗漢人並不了解，以後都管原民「青番。」

阿斌留心了，他現在是漢人頭目，紅毛對他威逼無效，只能利誘，阿斌成了紅毛與漢人之間的通譯，他漸漸的留心原民和紅毛的交易，赫然發現，大員的原民將大量的鹿皮給紅毛人，紅毛人卻用少量大陸來的廉價棉線去交換，每年紅毛人從原民手上換來的鹿皮很多，都裝上來

板船運往日本平戶，阿斌也想試著和原民交通，卻苦無機會。

紅毛城主將大員城外的土地賞給漢人，規定漢人種植甘蔗，提煉蔗糖，漢人大多是農民，種植甘蔗也種植水稻，漸漸的能自給自足，不必再進口糙米為糧。

漢人很聰明又勤勞，漸漸散開了，成群結隊的跑去開墾更多的土地，人死了，眾人將之就地掩埋，都成了人肉餡的土饅頭。

紅毛人用布疋和農具換漢人的糖和稻米，漢人還要「耕田輸租」，紅毛人規定每一個漢人要繳交「人頭稅」一個人一個頭，活著的人都要被數人頭，交上人頭稅，每年上交稻米和蔗糖，漸漸的還要多交一種「人頭附加稅」，從中土大陸來的都是男人，都有兩個頭，現在是大頭和小頭都要交稅了！

接踵而來的紅毛人幾乎踏遍大員全島，他們留下來有紀錄可查的原民村落，全島竟多達三百多個，遠至¹滬尾、²哈仔難、³卑南、小琉球等地，隨船而來的紅毛神父，更積極到原住民部落傳教，甚至用仿羅馬拼音法，替原民的語言書寫成書契，他們不看重、也看不懂大員原民如圖騰般的文字。

阿斌冷眼看紅毛城的兵丁和主官來來去去，他們也漸漸的學會泉州的河洛語，也能和漢人溝通，卻還是持著火槍，與漢人保持距離。

1 滬尾：淡水。

2 哈仔難：宜蘭。

3 卑南：台東。